

采一缕春色

□周晓绒

早春像一只刚孵出的小鸡，毛茸茸的，惹人爱怜，让人忍不住想抚摸。宅在家是无法感受到春的气息的，那就去旷野吧。找找春，顺便带点野货。八个女人八张嘴，七嘴八舌，讨论一番，最后达成一致，直驱东路角挖野菜。那几天天高地阔，橘地多，有树荫庇护的野菜更加鲜嫩。

离城区有一个多小时，弯来绕去，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听见说话声醒来，她们说好像开错路了。眼前没有橘地，只有插着红旗的海塘。远道而来的大嫂有点晕，以为来到天涯海角，她可能把宁海当成欧洲了，一小时的车程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好事多磨，终于顺利抵达橘地，此时已是下午四点钟。路边停着一辆车，正在关后备箱，一瞄，里面塞满一袋袋的荠菜。“哎呀，都被别人采光了！”众人如脱缰的野马，冲进橘地，低头寻觅这一抹春色。连路边怒放的白玉兰也无心欣赏。也许，这就是吃货的境界。

M昨日已经来采过，哪儿藏有荠菜颇为熟悉。她指点道：“要找橘叶茂盛的，叶子枯死的不要去。”离橘树太近也没有，只有两株橘树的空隙之间，倒是有荠菜。有的荠菜生性孤僻，独自躺在地上，袒胸露乳，豪放不羁，像个独行侠；有的爱群居，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为了出人头地内耗严重，个顶个的精瘦，但也水灵。

起先看到一丛荠菜，莫不惊呼：“哇，好大一蓬啊！”那边喊：“哇，水嫩的，快来！”“哇，好大啊！”众人的语言极为贫乏。姜还是老的辣，只见M的老娘慢吞吞说：“哦，我这株野菜大，有半斤重！”我问他，佩服不？我以为她的话颇有太白遗风，深得“燕山雪花大如席”的精髓，以后我写文字要多向她老人家学习。

M一定要挑大的，小的她是看不上的。她跑马圈地，在橘地里纵横驰骋，挑个野菜王就走，小的一概入不了她的法眼。G又是另外一个策略，挑到篮里都是菜，只要是野菜就好。秉承“蚂蚱再小也是肉”的精神，见到一丛，坐地上，拿出剪刀，嚓嚓嚓，灭九族一样，一株不留，颗粒归仓，方才作罢。

我喜欢漂亮的野菜，脸上都是高原红，叶子八爪鱼般吸附在泥地上老气横秋，不甚欢喜；太小的，回家挑拣麻烦，也不稀罕；大的多半抽薹，开着细碎的小白花，有的在结籽，像三角的小铃铛。我无从下手。W就在旁边教我：“叶子嫩的，抽薹的也没事，你挑嫩的剪，到时拔掉即可。这几天气温高，刚下过雨，才会抽薹。你这样站着，这也不好，那也看不上眼，一株也挖不了。你要静下心，蹲下来，才能挖到，你看我们都挑了这么多。”W说得很有道理，看见荠菜，我就蹲下来挖，不再挑三拣四，倒也采了不少好的。

八个人开始都是讲废话，橘地好像来了一群鸭。到后来悄无声息，M和我以为掉队，她大喊起来：“我们这儿很多，快来啊。”杳无声息，好像这声音被空气吃了一样。看夕阳西坠，晚风颇有凉意，只得走出这春意盎然的橘地，去寻找他们。

原来她们已经准备回家，正在吃点心，橘子、桂圆、麦饼。她们说：“手都起泡，想回家了。”我和M虽意犹未尽，还想再挖，可众人要回，也就随大流。看了看，不见G姐，她一个人还在橘地深处闷声不响拼命挖。我好奇地走过去，看她挖了满满一大桶，疑惑地问：“你挖这么多，当饭吃啊？”她头也不抬，说：“这儿嫌多，回家越多越好。”我们不理解。她说，她要煮熟了，速冻后，寄给北京的哥哥。哈哈，寄到皇城，那就是江南春色至矣。这倒也是做妹妹的一片心意。

回家后，我一株株择干净，洗后倒入沸水中，撒一点油，煮熟，捞出。青葱碧绿，春色满屋。我把它摊在米筛上，晾干。拿出一些，把它和冬笋、肉、油豆腐、香干、豆芽剁成馅料，做成汤包，果然鲜美异常。剩下的速冻，准备下次做荠菜水饺。采一缕春色回家，让人口齿生香。

从这里出发

□沈长根

朋友，您可曾记得，去年10月，央视推出大型系列节目《大运河》，第一集为《从宁波启航》。24日，央视播出当天，在庆安会馆举行开播仪式。接着，又在宁波作了三天直播，展示了作为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出海口、历史文化名城——宁波蒸蒸日上的勃勃生机。

“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这是宁波文学艺术界人士发出的心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宁波建城1200周年，我们肩负记录‘运河风情·宁波记忆’、讴歌宁波沧桑巨变的历史使命。”

从这里出发。你看，一批中国的、浙江的、宁波的作家协会会员和艺术家们意气风发大步流星走来了。他们齐刷刷地聚集在“从这里出发”的起跑线——甬江南岸的冰厂跟。

为何从冰厂跟出发？

作为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冰厂、冰厂跟”是宁波城市文化的深刻记忆，中国大运河就是流经此地出海的啊。

早在1860年，英国传教士戈柏出版的著作中，就有宁波冰厂的写生画。《鄞县通志》记载：“晚秋收获后，灌田以水，支木建厂，茨草其上，掘地为洼，用以贮冰”“故梅墟一带沿江十里之地，栉比而立者，皆锥形草盖之冰厂。”贮冰何用？冰冻渔货也。有诗云：“鱼鲜五月味偏增，积冻中舱气自凝。未出洋船先贵买，几家窖得一田冰。”因此，宁波有句俗语：“冰冷气出冰厂跟。”

而今，鸿智文学馆“冰厂跟文化展厅”擦亮了这一城市文化记忆，冰厂跟已成为宁波的一方文学热土。

“出发，从这里出发——记录‘运河风情·宁波记忆’”——这是一次深谋远虑的策划、步履铿锵的行动：

早在前年，鸿智文学馆就重点介绍了“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徐则臣《北上》与宁波城市文化”。

接着，“千里走运河，洗尘冰厂跟——百名作家、艺术家与千年古城对话”。

庚子新春，市作协主席荣荣在冰厂跟发表新春献词《甬思读书，向上成长》；七夕节，她在冰厂跟与诗人雅集，热忱歌颂新时代。

宁波作家艺术家走中国大运河沿岸城市——聊城采风，寻找城市源文化。

聆听运河文化——大运河宁波段的系列讲座：“以价值为导向——浙东运河（宁波段）保护策略”。

“通达海桨声中，放翁文亭有遗篇”，40余位宁波作家、艺术家历时三天采风浙东运河，一篇篇图文并茂的美文传播网上……

这一项紧接一项的活动是“从这里出发”的厚重铺垫和赛前热身。

牛年来临，腊月廿七，他们又冒着一身热气来到了出发的起跑线——冰厂跟。那是他们对“‘运河风情·宁波记忆’征文（影）活动正式启动”的热烈响应。

庆幸生活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又作了长年累月的采风，作家艺术家的头脑中有太多的记忆涌上心头，历历在目：

大运河宁波段有独特的“河海文化”。京杭大运河为人工挖掘，而宁波段利用姚江天然水道与人工塘河水系结合而成。仅以“大运河——姚江水利航运设施大西坝旧址”为例，专家的评价是：“10世纪在浙东运河上诞生的杰出的工程建筑形式，是工程与河流和谐运作的典范”，而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宁波是中国大运河连接世界大通道的南端国门——“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始发地，是“河海文化”的完美结合之城。

大运河宁波段——百里姚江的乳汁孕育了一批名垂千秋占据中国文化制高点的浙东文化巨匠，梁启超赞叹：“余姚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余秋雨称：“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

还有，还有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浙东地区最早的句章城；上林湖的越窑青瓷；传颂千古的梁祝文化和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庆安会馆……

还有，还有啊，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进士之乡、院士之城……

呵，太多了，太多了，大家屈指而计，如数家珍。这是历代宁波人民创造的璀璨文明，如今成了一颗颗散落在四明大地三江六岸的珍珠。我们有责任把散落的珍珠一颗颗捡起来，轻轻地拂去覆盖其上的尘埃，使之重放异彩。

出发，从这里出发——这是“冰厂跟，热土地”播发的春讯！